

水仙花

（第 一 卷）

对你

我是一见钟情再见痴迷

台語

雪楠

拒愛美人



拒爱美人

雪楠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虹

封面设计：黄玲

水仙花系列

拒爱美人

作者：雪楠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1日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：9.80元

楔 子

“罗太太，你怀孕了！”医生宣布。

罗振庞和郑巧懂得的反应是全然的意外、全然的怔愕，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就在他们都已经死了心要放弃、要认命时，奇迹却出现了！

五年！整整五年的时间……

郑巧莉从嫁给罗振庞的第一天起就没有避孕，但是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……然后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她的肚子始终不争气，试不知道多少种民间的偏方，也和医院的妇产科医师配合，中式、西式的方法全试遍了，她这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千金吃尽了苦头、尝尽了一次又一次的没有怀的心酸，五年过去，罗振庞这个非常疼爱老婆的大男人也不忍心了，也许命中注定他和巧莉就是没有子嗣，所以他们考虑领养小孩。

一旦下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他们反而完全泊轻松，心心没有任何的包袱，毕竟“命里该有时终会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”，他们不再心神不宁、神经紧绷，反而很自然、平常心的过日子，但这会儿医生……

“罗太太，你应该高兴啊！你已经怀孕了！”医生

水仙花系列

拒
爱
美
人

可以了解这对夫妇的心情，所以他更加替他们高兴。

“罗先生，恭喜你啊！”

“我……你说我怀孕了？”郑巧莉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，她不敢问得太清晰，她已经被“不孕”打击得毫无自信、毫无一点怀孕希望的期盼。

医生笑着说：“是啊！三个多月了。”

“所以不是我肠胃不舒服？”她悄声的问道。

“不是我月经失调？”

“一旦怀孕了本来就不会再有月经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郑巧莉哭了，但她的眼眶中全是喜极而泣的泪水。“那么我是真的怀孕了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、如假包换！”医生幽默的说。

郑巧莉转身看看依然有些失措、有些呆愣、有些反应不过来的丈夫，她猛地投入了他的怀中，她知道这个男人有多想要自己的小孩，她知道他嘴里不说，但他内心的那份渴望、那股强烈的需求，而自己……终于可以生出他们自己的小孩，是他们的新骨血啊！亲骨肉啊！

“振宠，我们有孩子了！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了！”郑巧莉又哭又笑，像个疯子般的吼。

罗振宏知道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的道理，但这会他什么形象都不顾了，他的脸上也有着热泪，他紧握着这个自己会珍爱一生的女人，但一想到她已怀孕，立刻松了手，只是轻轻的捧起了她的脸，她给他爱永生不渝的吻。

“巧莉，我爱你！”

“振宠……我也爱你……”

医生实在不是很想打断这令人感动而且温馨的一幕，但是他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他们，造物主就是如此的神奇，不来就没有，一来就是三个，这个罗太太的肚子里装了三个 BABY。

“罗先生、罗太太，经过我们扫描、检验的结果，罗太太怀的是三胞胎。”医生再又丢下一颗炸弹。

“三胞胎?!”罗振宏这个在大学当副教授的男人很少会有目瞪口呆的神情，很少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但是这一刻，他全然的六神无主。

“什么?!”郑巧莉也嚷嚷着，她本能的把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。“你说这是……三胞胎?!”

“是的！男女还无法确定，但很肯定是三胞胎。”

“我要昏倒了……”郑巧莉既狂喜又虚弱的低喃。

“我也是……”罗振宏也语无伦次的。“三个……我一下子就要有三个小孩了……一口气来三个、……我们一下子要怎么照顾三个一模一样的小孩？”

“我说了我要昏倒了嘛！”她撒娇的说。

“我先昏倒！”罗振宏有些强硬的命令口吻，但他下一个动作就是把爱妻牢牢的抱在自己的胸前。

莉，奇迹终于出现了！”

“老天还是应难了我的祈祷。”郑巧莉由衷感谢上



水仙花系列

拒 帝的说：“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！”

爱

美

人

第一章

罗小曼并不是很会打高尔夫球，但是就是不会打才要练嘛，所以一身很漂亮、很时髦白色的名牌高尔夫球装，她在林口一家俱乐部附设的高尔夫球练习场练习着她的挥杆技术。

遗传了父母在身高上的优良品种，她们一家三姊妹都有着一双既迷人又修长的美腿，在短短裙子的衬托下，更是令人不忍睁开眼睛，加上她那张遗传自母亲的瓜子浓眉、大眼、小而挺直的鼻梁，绝对称得上是优质的美女级人物，但这年头美丽的女人多得可双天上数不尽的繁星，而罗小曼令人觉得会眼睛一亮的是她那完全独立、现代、能干、俐落的气质。

有些女人美得脆弱、楚楚可怜、温柔婉约，但是罗小曼是那种完全前冲、摩登的美，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好像找不到一点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特质，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强悍、自信、自我主观的气质和味道。

像她这种挥杆的技术实在并不怎么样，但是她那眼神、架式、表情，却好像她是什么高尔夫球公开赛的名将似的，令人慑服。

她绝对是那种会令人想不注意都很难的女性。

莫凯烈就是这种心情。

他先是被一双美腿给吸引，当他的视线再转到了那



双美腿的主人脸上时，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施了魔法般，他的心有那么一刹那的暂时停止跳动。

她自然是美丽的，但她的美令人感到一股自信，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和智慧，莫凯烈肯定她不是一个木头美人，木头美人不会有她那样犀利而且聪颖的眼神，木头美人不会有她那种俐落、大方的神韵，她……真的是令莫凯烈有些“不能自己”。

其实莫凯烈和这个女人可以用旗鼓相当来形容，三十有四的他是个黑道大哥的独子，但他父亲这会已漂白成了一个民意代表，莫凯烈自己有一家工程建设公司，专门包一些政府的工程，对他而言，生活并不是很吃力，其实光靠他父亲，他就可以吃香喝辣的，可是他坚持靠自己，凭自己的实力。

莫凯烈很帅，但他会令人难忘的是他的霸气、他的惟我独尊、他的阳刚，可能是他从小看多、接触多了那些黑道人士、兄弟的，所以他的眼神始终也很犀利、敏锐，仿佛可以洞悉人心似的，要不是合身的西装、有个正常的公司，他看起来会比较像手握双枪，宰尽所有混混的大哥，加上健硕的身材，他是个百分之分的男人。

“杜晨，我想我被电到了。”莫凯烈要笑不舌的对着坐在他身边的哥儿们说。

“看得出来！”杜晨平淡的说。

杜晨和莫凯烈一比，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，杜晨削瘦、沉郁、话不多，给人的感觉是有些若即若离，杜晨也是莫凯烈的保镖，因为莫杰的仇家术多，加上现在当了民意代表，也有一些政敌，所以为了保护他的独子，他找了海军陆战队出身、本来是一名极优秀的保全人员



的杜晨，来当自己儿子二十四小时的贴身专属保镖。

杜晨知道莫凯烈并没有把他当保镖看，莫凯烈当自己是兄弟、哥儿们，但是在他裤管底下的枪总是提醒着他保镖身分、他的工作，不过好在莫凯烈是个好相处，而且绝对爱惜自己生命的人，所以至今他的枪还不曾真正的拔出来对着谁过，虽然莫凯烈有个黑首背景的老爸，但是莫凯烈却很懂得远离是非、不招惹麻烦。

所以他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的危险，反而有些像陪公子哥儿吃喝玩乐的酒肉兄弟，像今天这个早上莫凯烈对那些政府人员打交道感到烦死了，准备出来悠哉一下时，就陪着莫凯烈来到俱乐部打混了。

而这会，莫凯烈似乎找到了打发时间的好方法。

“你觉得成功机率有多大？”莫凯烈跷着他的二郎腿，神情人些吊儿郎当的问着杜晨。

“不大。”他坦白的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莫凯烈皱了皱眉。

“因为她不像是那种随便接受男人搭讪的女人。”

杜晨不是瞎子，他自己也看到了那个正站在不远处练习挥杆的漂亮女人，她有一双会要男人命的美腿。

“不像吗？”

“瞧瞧她的眼神和她那自信的态度。”杜晨道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莫凯烈极性感的一笑。

“所以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找钉子碰。”

“杜晨，你未免太低估我魅力了！”

“我只是不想因为你的恼羞成怒而不得不拔枪杀了她。”杜晨揶揄的说，自己当然知道莫凯烈的魅力，和他在一起混了那么久，他的那些招数、那些把女人的手



法，杜晨是一清二楚，甚至连他会用哪些对白，杜晨都可以倒背如流，只是这个女人……杜晨觉得没那么简单。

“很好笑！杜晨，很好笑！”他有些咬牙切齿的说。

“我觉得那个女人你可以试试。”杜晨指了指离他们有五、六张桌子远的一个女人，那女人身材丰满，笑容妖媚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只要合乎她要求就可以上手的女人，这是他衷心的建议。

莫凯烈稍稍的转了下自己的头，他得承认杜晨所指的那个女人是个尤物，但这会他只有“腻了”的表情。

“凯烈……”杜晨叹了一口气。

“要不要打个赌？”

“这不好玩！”杜晨一板一眼惯了，他从来都不喜欢赌，不管是大赌还是小赌，不管是认真的赌或是玩笑的赌，他就是没有兴趣，更何况是以女人来当下注的对象。“凯烈，那女人准会给你苦头吃。”

“我赌我可以在十二点之前……”他看了下手表。

“她会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”

“别忘了我！”杜晨嘲弄道。

“我是说她会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赌什么？”杜晨很想看那女人挫挫莫凯烈的锐气，莫凯烈予取予求惯了，是该尝尝被女人拒绝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了，而他这会突然很想看。

“你一个月的薪水。”莫凯烈豪气的说道。

“那可不是小数目哦！”杜晨吹了声口哨。

“怕了？”

“赌了！”

§

§

§

练习完了挥杆，罗小曼在俱乐部的餐厅里叫了份三明治和咖啡，以现在的时间而言，吃早餐嫌太晚，吃午餐又嫌太早，所以她点了份三明治，既可以当早餐也可以算是午餐，反正回到公司还有珍珍帮她的水果餐，她绝对是不会饿着的。

其实自己并不是那么着迷于打高尔夫球，但今年她生日时，她三胞胎的两个妹妹一起送她一套高尔夫球具，而她妈则送了她名牌的高尔夫球装，于是她这个女强人也只有拨出时间来练练挥杆了，总不能辜负大家的美意。

当罗小曼正要拿起桌上的杯子喝口水解解渴时，有个人拉开了她面前的椅子坐下，那理所当然的态度令她也毫不客气地望了了这个大胆的来者。

“嗨！”莫凯烈很率性的打了个招呼。

罗小曼看着这个男人，她自然是看得到他的英俊、他炯炯有神的双眼、他那好像胜过一般男人的优越架式，这是个在女人圈里会引起骚动的抢手男子，但是罗小曼出色的男人见多了，她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神态去看着他，她可不是十八、九岁会对着偶像尖叫的小女生了。

“你有一双美腿！”他再说。

“所以呢？”他的表情是傲傲的。

“所以我想认识你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她的神情已有些冷意。



“然后就要看你了！”莫凯烈知道这女人的冷冷的、傲傲的，但是在接触多了那些只会对着她傻笑、对着他卖弄风情的女人，她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够辣、够劲，挑起了他的征服欲。

“看我?!”罗小曼一个浅浅的嘲弄笑容。“如果要看我的意思，那你铁定是没得玩了。”

“你很直接！”莫凯烈欣赏她不做作。

“难道你要我和你在这说个没完，讨价还价个半天？”罗小曼有些大女人作风的说。“我没兴趣！”

“是對我沒有興趣？还是对我的搭讪没有兴趣？”莫凯烈觉得自己此刻遇上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。

“有差别吗？”她倾身上前，然后故意压低音量。

“我知道你长得很帅，你高大、英挺，可能还多金、有权，但又如何？”她毫不在乎的耸耸肩。

几乎就在瞬间，莫凯烈喜欢上了这个女人，本来他只是觉得她有一双美腿，漂亮得很有个性，是个绝对不俗的女子，和她一交谈过，他更肯定她一个很有脑筋、很有见地的女子。

他喜欢她！

“所以你觉得我是在浪费我自己的时间，并且还打扰到你？”他正经了些的说。

“你讲到重点了！”

“你希望我马上摸摸鼻子走人？”

“是啊！免得我有机会给你难堪。”她直言道。

莫凯烈先是一怔，随即放声大笑，这个女人有头脑，但是她没有心眼、没有城府，直来直往惯了似的，这在女人身上是少见的，多数女人都是有点手段、有点

心机的，但她没有！

“很好笑吗？”罗小曼面无笑意的盯着他看。

“你是对任何男人都这么快刀斩乱麻，还是只特别钉对我？”莫凯烈很开心的问道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吗？我要‘特别’去钉对你？！你未免太会自抬身价了吧！”她真的在给莫凯烈难堪。

“莫凯烈。”他立即自我介绍。

“又怎么样？”她对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因为当民意代表的是他爸爸莫杰，不是他，如果说到莫杰，她还有可能会知道，就算报上曾提到过莫凯烈，她也不会注意。“你是什么名人吗？”

“你希望我是什么名了？”莫凯烈反问。

“我没有希望什么，今天你是花花公子、富家少爷、午夜郎、企业家的第二代或是什么通缉犯都和我没有关系。”罗小曼伶牙俐齿的回道。

“那你觉得我像什么？”莫凯烈依然在逗着她。

“既然所有可能都让你说了。”

“你真是不怕给自己打难堪啊？”

“反正都被你‘侮辱’了，又台湾省差再多伤一点心！”莫凯烈一副不在乎，看得开的表情。

罗小曼瞪着他，一时也横不下心再说。

“像什么？”他追根究底的再问。

“花花公子。”

“错了，再猜！”莫凯烈绝不是什么圣人，他花、他和女人“玩”，但那都是很有格调、很高明的花和玩，他不曾伤害过女人，大家都是好聚好散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花花公子，他觉得自己比花花公子有情有



拒 义。

爱

美

人

“午夜牛郎？”既然他不知道适可而止，给了她台阶还不下，那就莫怪她言语无情了。

“不适合我，打死我都不会用女人一毛钱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她恶意的一笑。“通缉犯？”

莫凯烈一直是不以为意的笑，同时还故意看看四周。“我好像没有看到警察嘛！”他最后把视线定在她的脸上。“你好像总喜欢往坏的方面去想，你还没有说到富家少爷和企业家的第二代，我不像吗？”

“我说了你是谁不干我的事！”这时餐厅的服务生送上来了她的咖啡和总汇三明治。“我想吃我的早午餐了，可不可以请你离开？”

“我是可以离开，但我会因此而损失一笔钱。”莫凯烈看了杜晨一眼，有些无奈。

罗小曼顺着他的眼光看去，她看到了一个削瘦，给人感觉坚毅、沉稳的男人，那男人好像始终都是注意着他俩似的，见到她在看自己，他端起了桌上的水杯，朝她做了个敬酒的姿势。

知道自己绝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即使只是用膝盖去想，她也猜得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我不知道我‘价钱’这么好！”罗小曼语带挖苦的说。“不过你显然是输定了！”

“所以你不会跟我走？”

“跟你走？！”罗小曼一副自己又没有疯的表情。

“你没有冒险精神？！”他挑眉的看着她。

“我从来不拿自己开玩笑。”

“我绝不会伤害你，更不会把你卖了的！”既然话

已讲开，她也知道了他和人打赌的事，所以莫凯烈很直接的对她说：“你很特别、很漂亮，而且你还有一双可以迷死人的美腿，所以我想认识你，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么的过来搭讪，平常我是不干这种事的。”

“谢谢你的抬爱，但我没有兴趣。”

“我这个人是不接受拒绝的！”他霸气的说。

“现今就连总统都要讲民主，事事都要征询一下幕僚的看法和意见，而你居然说你不接受拒绝？”罗小曼摇着头，很不以为然。

“但我并不是总统，而且我认为你根本没有拒绝我的理由。”莫凯烈并不想表现得如此狂妄，但他一向说话都是那么的自信、率直，是可以和罗小曼相提并论的。

“你真的有这么好？”

“所以我不希望你错失一个好机会。”

罗小曼换了个坐姿，她不慌也不气，事实上狂妄的男人她见多了，因为商场上多得是这类男人，但是若要论到最狂妄、最自以为是、最令人咬牙切齿的，那真是莫过于眼前这个男人。

“你的沉默是否表示你认同我的话？”

“不！那表示我对你的话嗤之以鼻。”

莫凯烈不以为意、邪邪的笑了，她这么回答是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如果这会她就被自己驯服了，那他会很失望。

结果罗小曼咖啡没喝到、三明治也没有吃到，她招来了服务生，并且由自己的皮夹中抽出了张信用卡。

“看来我是输了……”莫凯烈的脸上依然有笑。



“你总算说了可能让我听进耳朵里的话。”罗小曼将信用卡交给了服务生，并且像是在施舍莫凯烈似的，给他一个她自认迷人的笑容。“但看在他这么‘诚意’，而且可能损失一笑钱的情况下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试试那个女人。”罗小曼暗示的正好也是杜晨之前所指的那个女人。

莫凯烈又再一次爽朗、狂妄的笑了，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值得自己来碰钉子、打难堪，一个是他的哥儿们，一个是他心动想要认识的女人，他们两个的看法和眼光居然一致，那表示他真的该追眼前这个女人了。

不知道这家伙在笑什么，但是罗小曼不理他在帐单上签了名，并且将信用卡收到了自己的皮夹内，然后伸手拿过她搁在椅子上的大包包。

“我想你是不会告诉我你的名字了？”

“我的确不会！”她起身。

“信不信我查得出来？”

“就算你查出来了又能搞出什么花样？”她一点也不担心，难不成他会派一票杀手打上门，吹了她？

“那你就等着看，好好接招了！”

罗小曼知道和他再针锋相对下去只是给自己找气生，所以她“撤退”了，反正不可能再见到这个男人，她又何必在这罗哩巴唆，于是她抬头挺胸，一副眼高于顶的模样，很自信的走出去。

杜晨在罗小曼一走，立即也起身走向了莫凯烈，由于知道自己赢了，所以他只是安静的坐了下来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